

【第七卷】

武汉出版社

夏甘弩全集

夏子
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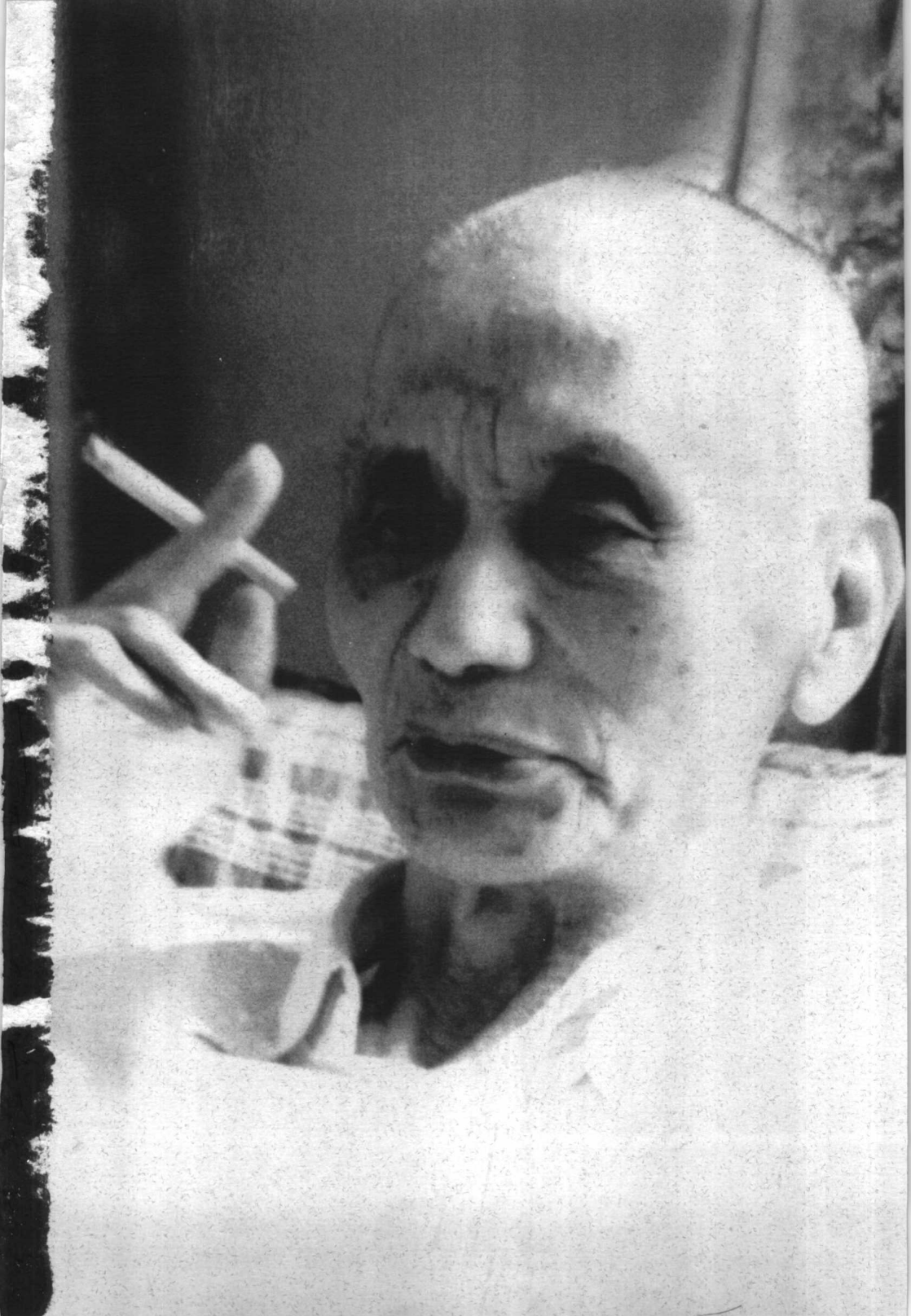


聂绀弩全集

第七卷

古典小说论

武汉出版社



有一兵佩刀长
押赴市曹，内一盗
无二割，求杀我！
盗从至刑所，出刀
转而大赞曰：“

她写到这里，家里孩

言呢？新社会的孩子，

常常到县衙门去看审

佳末民初我

子曰学而时习之，至今七十几年痴。
南洋群岛波翻笔，北大荒原雪压诗。
犹是太公垂钓日，早非亚子献章时。
平生自省无他短，短在庸凡老始知。

——
聂绀弩自寿诗「八十」

夏丏尊全集

责任编辑 邹德清
书籍装帧 吴涛

第一卷 杂文（上）

第二卷 杂文（中）

第三卷 杂文（下） 文艺散论

第四卷 散文

第五卷 旧体诗词 新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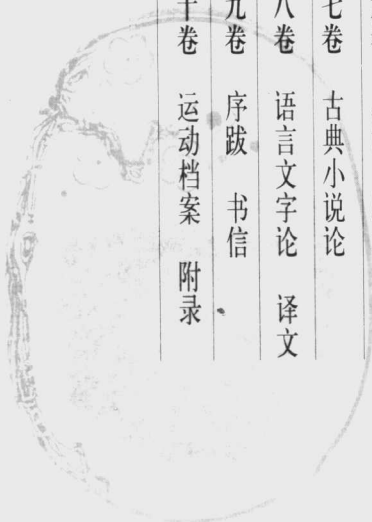
第六卷 小说 剧本

第七卷 古典小说论

第八卷 语言文字论 译文

第九卷 序跋 书信

第十卷 运动档案 附录



目 录

《水浒》五论	(1)
一、《水浒》是怎样写成的?	(1)
二、论《水浒》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是逐渐提高的	(52)
三、《水浒》的影响	(83)
四、论《水浒》的版本斗争	(118)
五、论《水浒》的繁本与简本	(176)
漫谈《聊斋志异》的艺术性	(257)
一、以《林四娘》作比较	(257)
二、《聊斋志异》的画龙点睛与画蛇添足	(261)
三、对话	(264)
四、化腐朽为神奇	(270)
五、奇想	(274)
六、文章从矛盾中出来	(278)
七、向题材追索作品所需要的东西	(282)
《聊斋志异》的思想性举隅	(287)
《聊斋志异》三论	(295)

一、反封建统治	(295)
二、反科举八股	(319)
三、在妇女问题上的矛盾	(335)
略谈《红楼梦》的几个人物	(351)
一、宝钗	(351)
二、袭人	(358)
三、秦可卿	(367)
四、尤三姐	(372)
(以上编自《中国古典小说论集》)	
论武大郎	(376)
论李逵	(386)
鲁智深断片	(388)
论宋江三十六人名单的形成	
——《水浒故事的发展》的一节	(391)
金圣叹的意识问题	(401)
关于《水浒》的人物和故事	(404)
怀或本《水浒》	(413)
我爱金圣叹	(418)
探春论	(424)
论钗黛合一论的思想根源	(431)
论俞平伯对《红楼梦》的“辨伪存真”	(446)
小红论	(463)
礼与红楼	(472)
神仙也封建	(487)
三上红楼	(492)

从《红楼梦》说到恋爱与婚姻	(500)
“银样镞枪头!”	(503)
论关羽	(506)
且说《三国演义》	(508)
曹操形象	(518)
谈《金瓶梅》	(523)
论《金瓶梅》的黄色	(532)
谈《野叟曝言》	(533)
一、方巾气	(533)
二、性灵	(537)
三、大脚	(539)
四、心灵不健全	(541)
五、白中之文	(545)
再谈《野叟曝言》	(548)
追记	(553)
武则天四大奇案	(555)
《十五贯》两种	(558)
蜃楼外史	(561)
笔记之笔记	(564)
一、艺术与非艺术	(564)
二、《两世缘》与《借尸还魂》	(566)
三、王荆公	(568)
四、死算生	(569)
五、身外身	(570)
侠女·十三妹·水冰心	(573)

从《吴虞文录》说到《花月痕》	(585)
《花柳深情传》	(594)
有两种本子的三种旧小说	(597)
一、《觅莲记》	(597)
三、《美人书》	(598)
十美图	(601)
断片五则	(606)
明清小说与阶级斗争(提纲)	(613)

(以上编自报刊、手稿)

《水浒》五论

一、《水浒》是怎样写成的？

1

《水浒》不是一人写成，也不是一次写成的；是经过很多人、很长时期、很多次修改才完成的。它的创作过程经历过三个阶段：

1. 人民大众口头传说阶段；
2. 民间艺人讲述和记录阶段；
3. 作家的编辑、加工或改写阶段。

除了三个阶段，还有两种方法：

1. 把非《水浒》人物说成《水浒》人物；
2. 把非《水浒》人物的故事说成《水浒》人物的故事。

而这两种方法是贯串在每一个阶段的。

本文就是要说明这些论点。

何以知道曾经有一个口头传说阶段呢？

南宋时的画家及文学家龚开作过一篇《宋江三十六人赞并序》，他说：

宋江事见于街谈巷语，不足采著。虽有高人如李
嵩辈传写，士大夫亦不见黜。余年少时壮其人，欲存
之画赞……

这是说，在南宋的时候，在没有《水浒》这部书的时候，在龚开的“少时”以前，甚至在“高人如李嵩辈传写”以前，已经有“宋江事见于街谈巷语”；正因为有那些“街谈巷语”，发生了相当大的力量，当时的名画家，朝廷的画院待诏（光宗、宁宗、理宗三朝）“李嵩辈”（不止一人）才肯把那“街谈巷语”中的故事里的人物“传写”出来。这里的“传写”，是绘画的意思。把文字著作称为“写”是现代用语，古人不习用。文学用语“描写”之类，也是从绘画方面借用的。因为画这种画的不止一人，所以说是“传写”。清黄文暘《曲海总目提要》“水浒传”条，“宋时画手李嵩辈传写其像”，正以“传写”为绘画。龚开说的“街谈巷语”，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口头传说。这种口头传说从什么时候开始的，现在已经不可知了。大概在宋江他们还活着的时候，在他们正在“替天行道”的时候，就已经有了。这样一件事情，不能没有一些英雄故事，一鳞半爪地被人民当作新闻资料传说。传说越广，传奇性就越重。每一次传说，都必然会有传

说者照自己的意见予以增加或减少。这样,那些故事才越来越为人们所喜闻乐道。那增加或减少,也就是若干程度的创作。

口头传说阶段,又可分为三个小阶段:

1. 把宋江他们当做流动武装的阶段;
2. 说他们在太行山的阶段;
3. 说他们在梁山泊。

关于宋江他们的这一历史事件,《宋史》上记载是这样:

1.《徽宗本纪》:

(宣和三年二月)淮南盗宋江等犯淮阳军,遣将讨捕,又犯京东、江北,入楚、海州界,命知州张叔夜招降之。

2.《侯蒙传》:

宋江寇京东,蒙上书言:“江以三十六人横行齐、魏,官军数万无敢抗者,其才必过人。今清溪盗起,不若赦江,使讨方腊以自赎。”

3.《张叔夜传》:

宋江起河朔,转略十郡,官军莫敢撓其锋。声言将至。叔夜使间者觇所向;贼径趋海濒,劫巨舟十余,载掳获。于是募死士,得千人,设伏近城,而出轻兵距海诱之战;先匿壮卒海旁,伺兵合,举火焚其舟。贼闻

之，皆无斗志。伏兵乘之，擒其副贼，江乃降。

此外，宋李焘《十朝纲要》、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王偁《东都事略》等书，都有相同的记载。从这些记载看来，宋江他们时而淮南，时而京东、河北，时而齐、魏，时而楚、海州，并转掠十郡，大概是一种“流动武装”，没有一定的根据地，与梁山泊没有关系。因为没有有一个地方提到过梁山泊。

《三朝北盟会编》引《中兴姓氏录》：

宣和二年，方腊反睦州……东南震动。以（童）贯为江浙宣抚使，领刘延庆、刘光世、辛企宗、宋江等军二十余万往讨之。

同书引《林泉野记》：

宣和三年，方腊反。……光世遣谍察知其要险，与杨可世遣宋江并进，擒其伪将相，送阙下。

《十朝纲要》：

六月辛丑，辛兴宗、宋江破贼上苑洞。

这些关于宋江的记载，也没有一处提到梁山泊。

不但关于宋江的记载如此，关于宋江以下的人的记载也如此。关于宋江以下的人，只有一个史斌被说明是“本宋江之

党”；其余虽然名字相同，不能确断是否。比较近似的是杨志、关胜和张横。关于他们的材料，都不止一条，现选可以看出一点关系来的如下：

1. 史斌——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

贼史斌据兴州，僭号称帝。斌本宋江之党，至是作乱。

2. 杨志——《三朝北盟会编》引《靖康小雅》：

招安巨寇杨志为“选锋”，首不战，由间道径归。

3. 关胜——王象春《齐音》：

金人薄济南，有勇将关胜者，善用大刀，屡陷虏阵。及金人贿通刘豫，许以帝齐，豫诳胜出战，遂缚胜于西郊，送虏营，百计说之不降，骂贼见杀，且自啖其睛。

4. 张横——熊克《中兴小纪》卷十九：

自靖康以来，中原之民不从金者，于太行山相保聚。初，太原张横者，有众二万，往来岚宪之境。岚宪知州、同知领兵一千五百人入山捕之，为横所败，两同知俱被执。

其他材料，不必征引；但可以确定的是，都没谈到过梁山泊。总括一句：凡关于宋江他们的记载，都没有涉及梁山泊。

另一方面，那时的记载，凡谈到梁山泊的时候，也都没有涉及宋江他们。王安石要兴梁山泊水利，蒲宗孟治梁山泊盗，都是神宗时的事，且不谈它。《宋史·任谅传》：

（徽宗时，眉山任谅）提点京东刑狱，梁山泊渔者习为盗，荡无名籍。谅伍其家，刻其舟，非是不得辄入。他县地错其间者，镌石为表，盗发则督吏名捕，莫敢不尽力。

《宋史·许几传》：

（徽宗政和时，许几）以显谟阁待制知郛州，梁山泺多盗，皆渔者窟穴也。几籍十人为保，使晨出夕归，否则以告，辄穷治无脱者。

这两条记载，也许略早于宋江他们起义的时候；还有一条，很明确地是和宋江他们同时。《宋史·杨戢传》：

杨戢……政和四年，拜彰化军节度使……历镇安、清海、镇东三镇……有胥吏杜公才者，献策于戢，立法索民田契，自甲之乙，乙之丙，展转究寻，至无可证，则度地所出，增立赋租。始于汝州，浸淫于京东西，淮西北，括废堤、弃堰、荒山、退滩及大河淤流之

处，皆勒民主佃。额一定后，虽冲荡回复不可减，号为西城所。筑山泊，古钜野泽，绵亘数百里，济、郛数州，赖其蒲鱼之利。……擢公才为观察使。宣和三年，戡死。……

从政和四年到宣和三年，不过七年光景，正是《水浒》说宋江他们在梁山泊的期间，景阳冈的布告是政和年间，梁山泊排座次后的布告是“宣和二年四月初一日”。宋江受招安，《宋史》说是宣和三年，杨戩正是这年死的。别的书虽有说受招安是在元年或二年的，而元年或二年，恰好是杨戩官“镇东”、“括废堤弃堰”、“筑山泊”的时候。如果说这些事都是在宋江受招安之后作的，则不但在叙事上要涉及宋江，而宋江受招安之后，至多不过几个月，杨戩就死了，时间上决来不及做那么多的事。可见说宋江他们在梁山聚义的那时期，梁山泊反而正由官方在“兴利除弊”，不但没有宋江他们，而且没有别的什么“盗贼”之类。另一比宋江略晚的关于梁山泊的记载，宋洪迈《夷坚志》：

宣和七年，户部侍郎蔡居厚……疽发于背，卒。未几，所亲王生暴亡；三日复苏，云：“……狱卒获一囚，桎械联贯立庭下。……细视之，乃侍郎也。……回望某云：‘汝今归，便与吾妻说，速营功果救我，今只是理会郛州事’。”夫人恸哭曰：“侍郎去年帅郛时，有梁山冻贼五百人受降，既而悉诛之。”……

蔡居厚屠杀受降者，载明是宣和七年的“去年”，即宣和六年。